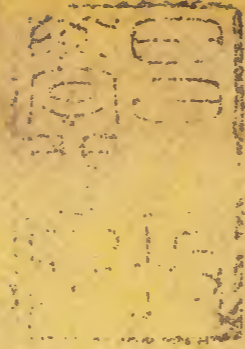


北史

列傳
卷自八十三至八十四

五十八



漢書門			
五	四	三	二
八	五	四	三
類	號	函	架
六	五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五	漢
函	冊	書
二	八	
架	冊	號
兩	冊	類

新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8
冊數	60 (58)
函號	280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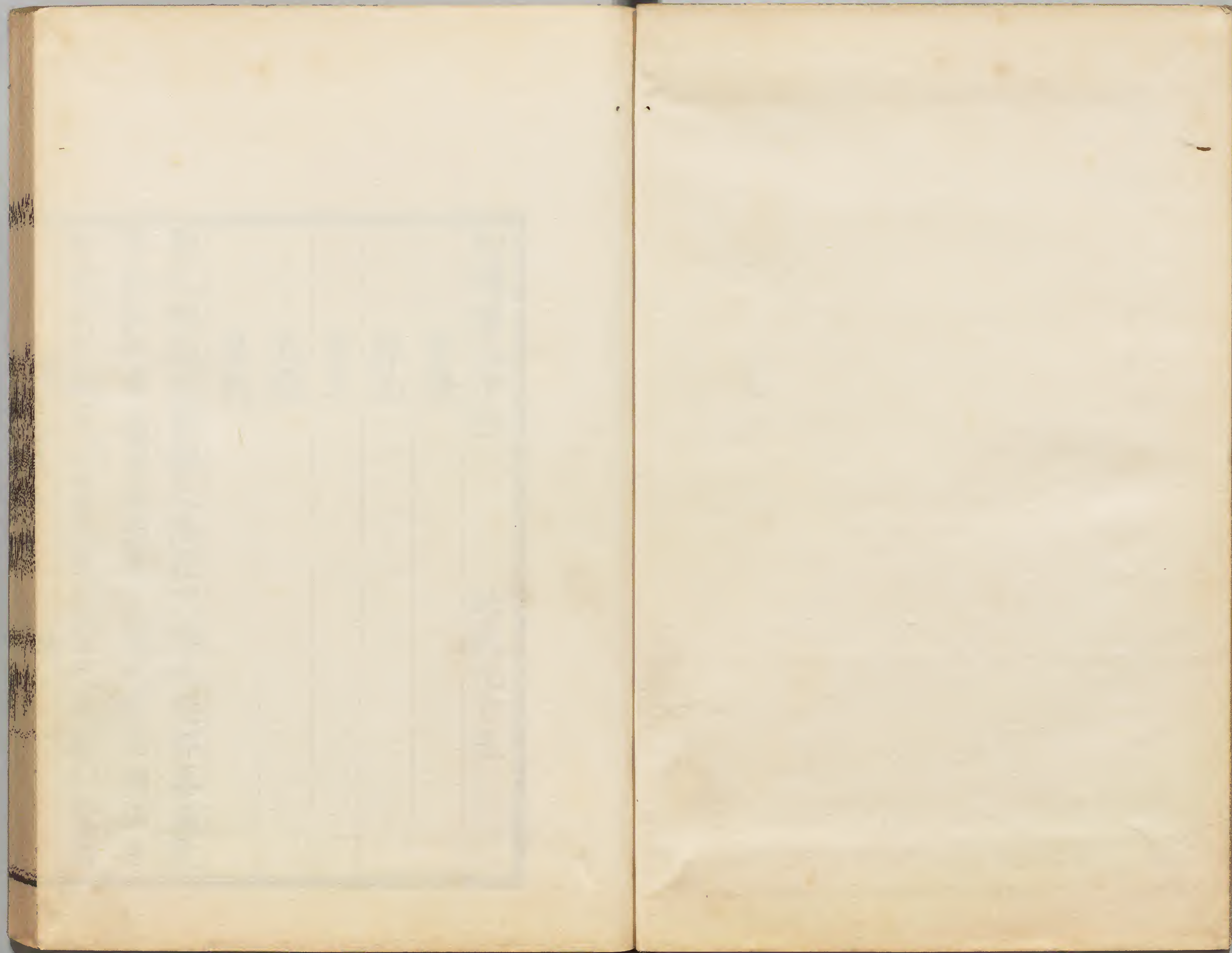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帖圖

書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種類。蓋槃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

北史列傳卷八十三

北史多傳卷八十三
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于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滄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

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閭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

北史列傳卷六十三
二
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
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
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
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丘等
二萬人。千戶內附。詔置西郡十八縣。暉卒。贈冠
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鷲等聚眾攻逼。頻詔
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
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

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揚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
沔東太守田清善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
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
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
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寧初。東
荊州闕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
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
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叔興即暉弟也。延昌元
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

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帥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叔興遣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爲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

東荆。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竝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爲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

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鵝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竝爲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

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爲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

五史列傳卷八十三 五
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
人王田興彥、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
以興彥、季昌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
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
群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白虎等應之。向五
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
子榮復據荊州之政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
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和
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

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
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
剛等搃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
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
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
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
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
為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搃集
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

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涔陽
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
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尅。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
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勝
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
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
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
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
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蜚以為峭絕。非兵

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
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摠管。雅知其路。蠻帥
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
結爲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水
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
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
賢處之。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
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
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

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并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圍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

迴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竝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熹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閭討平之。自此群蠻懼息。不復爲寇。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

土野列傳卷之三十一
八
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死。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竝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

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剥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

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
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
名曰銅釁。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
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
國。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温
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
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
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
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

宣武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
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
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
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眾屯孝
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
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
謀。眾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
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為
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

北齊書卷八十三
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爲梁州。竝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西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竝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喻。即時

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遣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爲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

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竝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達于人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

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強。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

易爲經略。事有變通。柰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慮。獠衆自離散矣。

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即平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携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建德初。李暉爲蓬州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者也。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為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

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外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納金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沉之海口庶人以

北史列傳卷八十三
十四
死。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隋文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

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

六年矣。有三妻。竝隣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旄。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

二金鏡。鏡前竝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迦邏一人。陀拏達义一人。迦利密伽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

北史卷八十三
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
壻。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
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
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
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
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
無時。特宜稻稭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
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
美。亦以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

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
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
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
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
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
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
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
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
使。進金鎖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

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
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
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
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
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
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
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
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
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

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竝設
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
牛羊魚鼈猪蠃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
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
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
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
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
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竝山而行。
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

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

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具。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屨。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

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竝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

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粳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擣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

綵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蠹。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竝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如鮐。

嘴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竝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

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
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
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
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
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鑊
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
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
利。解人語。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
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

物產大抵相類云。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
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蛋。曰獾。曰狸。曰獠。曰
色。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
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
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洎乎境分南北。割據各
殊。蠻獠之族。遞爲去就。至於林邑。赤土真臘。婆
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尅平九
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

師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氏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氏者。四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寔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

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群氐推以為主。關中土人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為征南

將軍。三年。殺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季龍。後稱藩于晉。永和十年。改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秦州刺史。國子安爲武都太守。十一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爲仇池公。晉大和三年。以世爲秦州刺史。弟統爲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一名

德聚。纂黨襲殺統。自立爲仇池公。遣使詣簡文帝。以纂爲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尅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爲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爲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

地號隴西王。後為乞伏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為監國守仇池。及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分諸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蕃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為武都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子黃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藩於宋。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藩。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

謂難當曰。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蕃于宋。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難當。竝改姓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為人所殺。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

遣將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所向尅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薰亭。保宗與兄顯歸京師。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

絕。尋而其國大旱。多灾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大延初。難當立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土千餘家。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尅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

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氏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氏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宋。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氏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

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謚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公熙襲爵。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祖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

潛謀。將為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為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王於葭蘆。僧

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
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孝文初征西將軍
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
鼠。名犯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爲武興王。遣
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
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
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位。孝文復以鼠爵
授之。鼠子集始爲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爲
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

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
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纒。尋還武興。
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仇池
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
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
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
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紹先
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
順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

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藩，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眾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竝稱王。外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為

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欵附，如內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氏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氏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許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氏符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據地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

趙昶慰喻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於是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鬧等作亂。鬧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鬧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禽蓋鬧。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起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

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群氏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群氏頗畏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蜀。軍迴。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佐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

七史外傳卷八十四
十一
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辨栢樹二縣人反。相率破蘭臯戍。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屬。攻陷洛聚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葭蘆氏復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竝降。及昶還。厨中生氏復為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於是群氏竝平。及王謙舉兵。沙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

奚儒討平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鹿。涉歸死。若洛鹿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鹿二部馬鬪相傷。若洛鹿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鬪相傷。吐谷渾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鬪鬪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外。若洛鹿悔。遣舊老及

長史七那樓謝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竝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竝大。今以馬致怒，殆天所啓。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即令從騎擁馬，令迴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迴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竝應昌盛。虜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

山。後假道上隴，若洛虜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上隴，止於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非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塗曰：吾氣絕，棺歛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

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劔而死。有子十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爲

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死。不遊娛。酣宴十五年。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等竝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瓚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

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昇西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群寮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

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瓚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慕瓚立。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至而死。慕瓚又奉表通宋。宋文帝又授隴

西公慕瓚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太武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俘禽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窟略寒張

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垂可愍願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太武詔公卿朝堂會議荅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繒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

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事。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拓境之勲。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

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慝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欵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薄坂。今既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二人。昔為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議之。未為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欵至。繇絹隨使

北史列傳卷八十四 十六
踈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于宋。宋文封為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瓚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謚慕瓚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為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諭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

已。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毋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鴉鳩。黎部大崇娥等率眾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梁王邠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蜀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

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脩貢職。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嶮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

郝再征之。竟無多尅。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眾必潰散。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

寅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蕃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太都

督以討之。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愆。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自是歲修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

北史卷八十四
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絲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易侯竝奉詔死。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修洮陽渥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羣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

而去春抱罕表取其洮陽渥和二戍。時以此既邊將之常。即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授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已有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

北史列傳卷八十四
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竝為魏蕃，而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剋保蕃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竝為邊附，語其國則隣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常刑。

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武世。至于正光，犂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眾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絕。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

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推髻眊珠。以皂爲帽。坐金獅子牀。號其妻爲母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幕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

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驄者是也。土出犂牛馬螺。多鸚鵡。饒

銅鐵朱砂。地兼鄴善且未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既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柵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及西魏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再遣使獻能舞馬及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

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

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侯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弘州。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摠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

汗前後來拒戰。諧頻破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摠管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摠管河間王請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爲其父所殺。復立少子

北史列傳卷八十四
三十四
鬼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祭請因其釁討之。上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上謂其使者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朕稱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服。唯教鬼王爲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又復不仁。若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

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呂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爲寇。十一年。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竝許之。又非好法。竟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允伏爲主。

北史列傳卷八十四
二十五
使陳廢立事。并謝專命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即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

祈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蘓子。蘓子狀

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夷蠻戎狄之中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群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頑弱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得。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以女爲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

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慙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慙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滌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爲吐谷渾所斷絕。彪子死。彌治立。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孝文時。遣使于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助之。周文命章武公。遵率兵送之。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

北史列傳卷之十四
三十八
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爲國名。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麤獷。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

利摸徒。南界邠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犂牛尾及牯羸毛爲屋。服裘褐。披氈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犂牛羊。脂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爲甚。無文

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隋文帝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討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眾。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

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統一。其人竝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礮。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

於下致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竹爲箭。妻其群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腊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一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

至數十匹。立木爲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羃羅。衣多毳皮裘。全剥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劍。王與酋帥。金爲首飾。曾前縣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物。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

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竝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懸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郝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碛。竝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摠管以管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

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

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為寇。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置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眾。抄略汾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遇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為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為其北部王所殺。送於神武。其後眾復立蠡升第三子。

南海王為主。神武滅之。獲其偽主及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略。乃遣黃門侍郎楊榭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眾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

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敷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便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首帥云。與突厥廻兵討之。首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州別帥郝協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摠管宇文盛率衆城

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竝討斬之。又破其別帥爲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竝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可未盡除。且當翦其魁

帥。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搃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道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禽沒鐸。衆盡降。宣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千覆瓜。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寇盜頗息。論曰。氐羌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

有道則伏。先王所述。荒服也。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